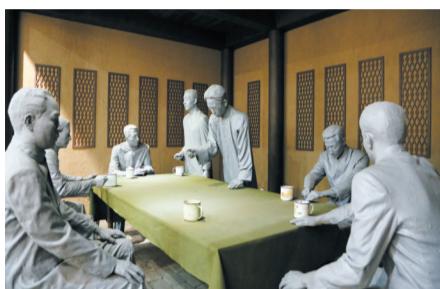




高君宇纪念馆外景



高君宇纪念馆重现了高君宇创建山西党组织的情景



高君宇纪念馆大厅里的高君宇半身胸像

● 高石之墓——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君宇！我无力挽住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所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女作家、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石评梅在高君宇去世后刻在其墓碑上的绝唱，也是他们纯洁、忠贞爱情的写照。

高君宇墓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园，与其并列的就是石评梅之墓。高君宇的墓碑是用三块汉白玉砌成的方锥形，宛如剑芒。碑身上的“吾兄高君宇之墓”由其胞弟高全德撰写。墓碑侧面就是石评梅手书的高君宇诗歌和她的深情表达。

石评梅墓碑形制与高君宇墓一样，汉白玉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个篆体字。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春风”“青冢”两个文学意象，想到唐代张乔《书边事》一诗里的“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清代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中的“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

无论是石评梅留在高君宇墓上的

笔迹，还是友人刻在石评梅墓上的“春风青冢”，都是足够让人思索的——关于他们的爱情，关于他们的生活年代，关于他们的奋斗岁月，关于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故居的展览资料显示，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在此漫步。在高君宇眼里，北京已经被军阀权贵糟蹋得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片荒僻之地还算干净，他不仅生要常来这里，而且死也要埋葬此地。

1925年3月6日，29岁的高君宇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石评梅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时，看到了那帧写有自题诗的像片、一封封整齐的书信，还有那片向她第一次表示爱情的红叶题诗。睹物伤情，石评梅无限悔恨与自责，当场昏厥过去。

遵从高君宇的遗愿，石评梅和高德全将其安葬在陶然亭边。此后，石评梅时常来到墓地凭吊，诉说衷肠。石评梅在悲痛中写下著名散文《墓畔哀歌》，“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

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突患急性脑炎，朋友们把她送进当时医疗条件最好也是她的伤心地协和医院。12天后，年仅26岁的石评梅手上戴着高君宇送她的白色象牙戒指离开了人世。

好友庐隐在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发现了1923年秋天那片殷殷如血的题诗红叶。红叶正面是高君宇的“满山春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背面是石评梅的“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夹着红叶的日记本里写着，“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遵照生前的愿望，人们把石评梅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她本是春风一样的才女，却早早葬身青冢，让人扼腕叹息。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演绎了一个“五四”时期的化蝶故事。

1956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看到陶然亭畔这对墓碑时，指示要保存高石之墓，“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1986年，北京团市委等单位在高石之墓东侧建造了一座高君宇和石评梅半身大型雕像，在相隔近60年之后，高石二人终于紧紧相依。

高家大院 吕梁山腹地耀出“火花”

● 高家大院——吕梁山腹地走出党的早期领导人

“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这是高君宇1924年写给石评梅的信，闪耀着革命赤子的坚定信仰、高尚理想和执着追求。

在今天吕梁山腹地娄烦县的高君宇故居和高君宇纪念馆，以多种形式展示着这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第一批58名党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山西省党组织和团组织创始人的人生历程，让参观者无不心存敬仰。

高君宇故居位于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峰岭底村依山傍水，汾河从村庄西部缓缓流过，村东是海拔1378米的峰岭山，山顶上至今还屹立着北宋时娄烦人民抗击外敌入侵所建的烽火台。

高君宇故居依山而建，坐北朝南，以窑洞为主，青砖灰瓦，当地人称“高家大院”。大院始建于清咸丰年间，包括中院、南院、东上院、东下院、西院和园子等6个院落。现存的只是中院和东院。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高君宇就在中院出生，起名高尚德，字锡三。家中兄妹四男一女，他排行老二。五四运动期间，他取均分寰宇之意，自号“君宇”。高君宇父亲高配天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参加同盟会、响应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高配天与儿子们带头剪掉

辫子以示革故鼎新。

家风影响，高君宇从小就忧国忧民。1912年，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191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十月革命后，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学生经常聚集在李大钊办公室里，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

1919年2月，高君宇当选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率领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之后带头冲进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曹宅。在高君宇纪念馆的展厅里，后人用声光等技术手段重现了五四运动盛况。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19名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同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随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1年春，高君宇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在山西省立一中组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5月，带着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高君宇回到山西省立一中秘密进行建党活动，山西第一个党小组诞生。

此后，高君宇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

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三大以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出任孙中山的秘书。1924年1月，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10月高君宇随同孙中山北上抵达北京，夜寐夙兴带病工作。1925年3月4日，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脓肿入住协和医院，两天后不幸逝世。

近年来，高君宇故居得到修复，故居西侧还新建了纪念馆，吸引着人们来追寻先烈的成长历程，感受“宝剑”“火花”的力量。高君宇故居中轴线依次为南房（明间辟院门）、高居宇塑像、正房。正房院落分为上下两层，一层保存了中药铺、天德祥店铺、管家房等建筑，二层正房为4孔石砌窑洞，前有硬山顶木结构抱厦，曾是高君宇父母与儿子的起居室。二层东房保存了油坊、长工屋等，院落里还有高君宇听长工讲故事的雕塑。纪念馆里展出高君宇的100余幅相片和学习生活用品，展现了其短暂而壮丽的人生历程。

今天，“我是宝剑，我是火花”已然超越时空，不仅是高君宇、石评梅革命青春的写照，不仅刻在墓碑石头上，也刻在中国革命史的丰碑上，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者前行。

文/图 霜枫酒红



高君宇出生在高家大院中院下层的这间窑洞里



高家大院中院上层是高君宇父母与子女的居所



参观者在中院高君宇雕塑前聆听讲解